

浮華世家

中卷

浮 华 世 家

中 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山崎豐子

華麗なる一族 中卷

本书根据日本新潮社 1974 年版译出

浮 华 世 家

中 卷

〔日〕山崎丰子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70,000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64,000 册

书号：10188·379 定价：(五) 0.99 元

第一章

新桥金田中饭馆的庭院里，置于花草丛中的石灯笼被雨水打得湿漉漉，发出朦胧的淡淡的光。

万俵大介和他的女婿美马中坐在客厅前宽阔的廊子上，恭候着永田大藏大臣的光临。他们一边品尝侍者端来的细茶，一边欣赏着幽静的庭园景色。然而大介心里却考虑着过一忽儿同永田大臣谈话的内容。

隔扇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大概是大臣来了……”

美马回过头去，只见老板娘的身影。她身上穿着可体的结成绸^①和服。

“谢谢二位今天光临。刚才秘书官来电话，说国会刚散会，大臣马上就来。请二位再喝杯茶，稍等一会儿好吗？”

“不用了，已经喝了不少了……哦，这个庭园是经过一番精心修整的啊，只要看看从松树落下的雨滴，就明白修剪的功夫啦。”

“承蒙夸奖，真叫人高兴，谢谢您啦。”老板娘说着，退出了客厅。

① 结成在茨城县，盛产各种丝绸。

“阿中，你真不知道第三银行濑川副总经理和田渊干事长之间的黑关系吗？”

大介一边发问一边留神观察美马的神色。美马正瞧着庭园的点景石，被这么突然一问，面带难色地答道：

“这个嘛，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么？你明知我把第三银行作为合并对象，为什么不给我提供一点有关第三银行体制的重要情报呢？我和你这个女婿，关系可算够深的了，可你却不给我通点消息，反倒是结成亲家还不到半年的安田太左卫门先生告诉了我，弄得我狼狈不堪啊！”

“不，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的意思好象是说我假装糊涂……我推荐和平银行，从一开始就给您顶回来，说什么也要选定第三银行。既然这样，我以为您当然了解濑川副总经理的情况，才下这样的决心。事到如今，您却这么说，使我感到意外啊！”美马用带鼻音的声调辩解说。

“按你的水平，这样解释未免太不高明了吧。本行绝不能同有田渊干事长背景的银行合并，这点你比谁都清楚的嘛！”

“所以说，我一直以为您已经同永田大臣商量好，想办法把濑川副总经理挤掉……”美马在嘴角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影，又开始说道。“爸爸，其实永田大臣在他的对付田渊的战略性资料中，早已掌握了濑川副总经理同田渊干事长的勾搭情况啦。这样的问题，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这样说，总可以解除您对我莫名其妙的怀疑了吧。我想，这个情况对您过一会儿同永田大臣会谈，也许会有点启发吧。”美马用神秘

的口吻说。这个时候使人觉得：美马那象女人般粘糊糊的言谈中，含有一种意外的冷漠。

“这倒也是。那么，这个问题的根子相当深罗？永田大臣他……”万俵刚说了个头，哗啦一声隔扇开了。永田大藏大臣走了进来。

“啊，大臣，您百忙中抽空来，实在……”万俵毕恭毕敬地表示欢迎。永田大臣背向壁龛坐了下来。

“哦，国会对策委员会会议拖长了，让你久等啦。”

永田大臣迟到三十分钟，他表示了歉意，然后同大介隔桌相对而坐。他站着的时候，身材矮瘦，肤色黝黑，作为一国的大藏大臣，其貌未免太不扬了。可是，当面对面坐下时，他就显得威风凛然，同银发飘洒、仪表端庄的高个子大介相比，毫不逊色。永田大臣用那双更加显得可怕的翻白眼，直勾勾地盯着坐在末席的美马，说：“怎么，你今儿也作陪来啦？”

“是啊。岳父说‘难得赶上，一道向大臣问好吧！’所以我来陪见了。从九点半到深夜，局里还有会议，过一会儿我就走。”美马把双手放在膝上，正襟危坐。

“经常见面的，用不着一本正经寒暄啦。”永田大臣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儿，以冷淡的口气说。美马更加诚惶诚恐，改变了姿势。他简直同平日判若两人。这种侍奉派阀首领的恭敬态度，是非同寻常的。

“晚上好！”五个梳日本发型的艺妓嚷嚷着道过表示欢迎的话，拖着和服下摆走了进来。客厅里顿时五光十色，大介举起侍者端来的酒瓶：“来，首先敬大臣一杯……”

他给永田大臣斟了一杯酒。永田一饮而尽，然后回敬了大介一杯。以后就由艺妓来侍候了。

“大臣上月在《东洋经济新闻》自传专栏上连载的《我的前半生》，已经拜读了，真是饶有趣味啊！尤其是有关大臣反对已故池山总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野以后还始终坚守节操那段，感人至深。因为我当时曾同美马去拜访过大臣，对这段情况比较了解。”

大介感慨无量。他的话音刚落，美马从旁插话说：“那时我不过是银行局里的后生，永田大臣您已经任秘书课长了，我们志愿入大藏省的各届毕业生，都得到您的接见呢。春田局长他们是上届和上上届进入大藏省的，也都得到永田秘书课长的接见。我们同他们都自称是‘永田学校’的人，搞起学习会来可带劲啦！正因为这样，大臣下野时，大家真是万念俱空，聚集在永田町界限的酒馆里，把没有财政观念的池山政策贬得一钱不值呢。”

美马非常依恋过去似的。可是在万俵大介看来，当时的情景如履薄冰也是事实。因为已故池山总理为了破坏永田的资金来源渠道，对给永田捐款的企业采取了严厉的对策，课以国税或采取其他措施。阪神银行总行设在神户，虽不那么惹人注目，可谁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突如其来的金融大检查呢？所以，大介有一阵子连夜晚也睡不好觉。

“的确，那阵子还在你老家那间破庙里躲过风……”永田大臣一边下筷，一边回头望了望美马。他和美马都是茨城县人，因此曾有一个时期，永田不得不躲风的时候，就呆在美马老家的那间庙里。

“是那样的。那时候大臣只用了一个月工夫，就把《法华经》背得滚瓜烂熟了。连家父和家兄都惊叹地说：不愧是……”美马说道。

“哟，大臣也会颂经？哈哈！”永田大臣偏宠的年轻貌美的艺妓哈哈大笑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呢，桃太？”永田眯起眼睛，瞧着这个二十岁左右、肌肤象水蜜桃一般娇嫩的艺妓。

“真合适啊，倒不如辞掉大臣职务，去当和尚……”

场内充满了笑声。

“桃太的那张嘴还是那么坏！既然这么说，我去当和尚也无妨。不过，桃太你也跟我去当尼姑吗？”永田大臣说着，一手抱住桃太的圆肩膀。

“大臣和桃太一道出家，这倒是一件逸闻哩。桃太，你一定要去呀！”

年长的艺妓从旁帮腔，满座又闹腾了一阵子。尔后，美马抓住机会说：“那么，我失陪了。”

美马离席而去。艺妓们也轻快地退下。

在宽大的客厅里，只剩下永田大藏大臣和万俵大介了。厅内顿然沉静下来，只听见雨声和远处客厅的喧闹声。密室般的宁静包围了这两个人。

万俵大介象要打破这种沉寂，拿起酒瓶给永田大臣斟了一杯。

“大臣，你是不是打算批准第三银行同和平银行合并啊？”大介单刀直入引出了今晚的话题。

“哦，你是说那件事啊。”永田简短地应了一句，把酒一饮而尽。“这两家银行都还没有正式向我这里提出申请。不过，论规模，彼此相当，总行分设在东京和大阪，分行又可以相互补缺。从形式上，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组合吗？”

永田说罢，吁了一口气，把身子靠在凭肘几上。大介对他这种目中无人的妄自尊大态度，不由得心头火起。

“但是，大臣，这么草草批准，可不好办啊！”弦外之音是：今年春上，就在这家金田中饭馆里，自己曾透露过“以小吃大”的合并意图，并请永田大臣相助，永田也暗示谅解，现在他却忘掉，真难啊！

“你说不好办，但人家双方已达成合并协议了，这也是没法子的啊！”

永田把空杯攥在掌心里抚弄着，他那双翻白眼儿掠过一丝微笑。这种姿态提醒了万俵大介。迄今为止，由美马和芥川送来的情报大致可以肯定：永田是不赞成这两家银行合并的。如今在大介面前，永田却故弄玄虚，避开了正题。这似乎是要大介认识到：今天的“会谈”非同一般，以便会谈后，在“付款”数目上加加筹码。大介心领神会，反而感到轻松了。

“大臣，批准合并以后，如果这两家银行中的一家发生意外问题，引起纠纷，就会给促进整个金融界重新改组的热潮泼冷水，不也很难办吗？”

大介的话，意味深长，从而徐徐地拉开了瓦解第三、和平两行合并战役的序幕。

“意外问题……是指哪家银行呢？”永田大臣不动声色地

反问了一句。

“当然是有名的那家罗。”大介不明说第三银行，而说成有名的银行。“听说那家银行的日本桥分行最近搞了一笔不正当的贷款，大臣没有耳闻吗？”

“那个嘛，多少也听到一些。不过，你知道我近来很忙。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永田佯装不知。大介感到他是存心让自己说出来。

“据说这两年内，它给一个名叫丸桥的股东会把头非法贷款，达三亿五千万日元之多。按我们的常识来看，在两年内放出三亿五千万日元这个数字，那远不是一个分行行长所能单独决定的。很明显，这笔贷款是根据上级特别指示发放的。我觉得奇怪，正在捉摸这家信誉高的名牌银行究竟是怎么回事。听说这个股东会把头抓住女人问题，威胁那家银行的副总经理。这位副总经理为了封住他的嘴，才发放了这笔贷款。这就是这笔非法贷款的由来。”

大介本人虽也过着妻妾同居的生活，却满不在乎地谈起芥川调查来的材料。这时，永田大臣支起靠在凭肘几上的身子。

“濑川的那个女人，就是新桥的那个女侍吧，……若是艺妓则当别论，去同女侍……未免太不象话！对吧，万俵兄？”

永田嗤嗤地笑了起来。万俵大介吓了一跳，但想到：他不会晓得自己和相子的那类事的。所以又平静了下来。

“大臣还是知道的嘛。不过，这项非法贷款，纯粹是因为女人问题受到威胁，一直延续到今天，看来数字未免太大

了……”

“唔，好象是多了一个零。”

“那么说，这位副总经理的非法贷款，是很有背景的罗？据说，濑川副总经理和田渊干事长来往相当密切哩。”大介想起刚才美马谈过的话：“在对付田渊的战略资料中，永田大臣早已掌握了濑川副总经理同田渊干事长的勾搭情况啦。同大臣商谈时不妨按这个路子试探一下。”大介把话谈得更深了。

“来往密切？何以见得呢，比方说……”永田轻巧地躲过了大介的话锋。这一反问，分明是想探明大介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谈话迂回到这儿，永田露出了不愧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所具有的狡猾。

“据我从某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听到的消息，以上次总裁选举为例来说，第三银行给了负责筹措资金的田渊干事长手下大量政治捐款，使干事长得票大增。后来观察，给田渊干事长的捐款数相当大。听说给丸桥某人的可疑贷款，大半都落到田渊干事长的腰包里去了。如果这个传说属实，这难道不是关系到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问题吗？”

“你蛮了解的嘛。不过，镰仓的那个人的情况，你好象还没有调查到啊。”

永田闪烁着两只翻白眼。瞬时间大介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他惊愕不已，觉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所谓“镰仓的那个人”，至今不曾曾在国民面前露过脸或出现过他的名字，然而他却却是暗中操纵着日本政治、经济、言论的幕后人物。

“第三银行连镰仓的那个人也缠上了吗？那么，再进一

步调查，恐怕还不止三亿这个数字罗！”万俵大介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恐怕是那样吧。前些日子我见到检察厅一个干部，他说田渊——镰仓的那个人——濑川——第三银行，这是日本黑色山脉的主峰呀，哈哈哈！”

永田干笑起来。号称“检察的永田”，控制着检察厅，他的笑声就更加叫人生畏。大介从这笑声中领会到：永田是想利用这个事件整一下他的政敌田渊。所以大介认定现在正是机会，就顺着永田的话讲下去：“大臣，敝行是无论如何也要阻止第三银行同和平银行合并的。大臣对这点大概没有异议吧。”

大介的目光紧紧盯住永田的脸。永田向上翻弄着眼珠说：“如果三亿五千万元的非法贷款同第三银行的黑体制联系很深，大藏省是不准备促进存在着这类问题的银行合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藏省处在监督和指导银行的地位，它不能把这个情况公诸于众啊！”

永田这么一说，大介就领会永田的意图是希望以某种形式把这个问题公布出去。

“大臣言之有理，想不到大藏省把这样的事……可能的话，请让敝行自行酌情处理吧。”大介揣摩着永田的意图。

永田没有回答，却亲手拿起瓶子往大介的杯子里斟酒。

“啊，大臣，实在不敢当……”

大介恭恭敬敬地接过酒干了，马上给永田回敬了一杯。对万俵来说，把第三银行的非法贷款公诸于众，可以阻止第三银行同和平银行的合并，从而促进有利于自己银行的合并。

对永田来说，则可以动摇政敌田渊的根基。也就是说，这是利害一致的同仁志士之间的干杯。

高须相子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院子的那一边是英国大使馆。她眺望着馆内被夜雨淋湿的苍葱树丛，追思着一周的往事。

她想起六天前在赤坂的夜总会跳舞时紧贴美马身体的触觉，还有点儿兴奋。美马搂紧自己迈着缓慢的舞步，和着悠扬的乐曲一摇一晃。这种舞姿给人一种官能上的甜蜜感，这在万俵大介身上是感觉不到的。相子抑制住自己这种飘飘然的忘乎所以的迷离心情。美马似乎也有同感，热烈地拥抱着她，刚要亲吻她，忽地又把脸仰起，松开了手。双方的地位和年龄终于又把这两个坠入情海的恋人带回理智方面去了。

对美马来说，万俵大介是他发迹的唯一的生财之道。对相子来说，万俵大介除了年龄外，社会地位、财产、门第都远远超过美马，是第一流人物。这就把他们两人从行将发展到更深一层的关系中挽救出来。但是，在门第高贵的万俵家里，只有他们两人是中等家庭出身，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爬上来的。这在相子和美马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正因为这样，此后头一个星期天，相子要到茅崎高尔夫俱乐部去婉言谢绝二子那门亲事时——那是五井地产公司安田经理夫人提出的——也邀美马一道去，美马欣然答应了。也许去谢绝二子的亲事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一块儿过个星期天。

大门那边响起了喇叭声，接着传来汽车开进宅邸的声音，万俵大介回来了。相子急忙走出房间，到正门迎接。两名学

仆和管理人夫妇也早已出来迎候。

“您回来了……”相子意识到自己身旁有学仆等在场，便摆出一副女管家的姿态，毕恭毕敬地招呼道。

“唔，辛苦了……”万俵也用对女管家说话的口吻回答了一句，便一边往门厅走一边问其中一个学仆：“后来你母亲的病情怎么样了？”

“谢谢。您让我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探望，家母对总经理的情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学仆表示由衷的感谢，鞠了个躬。

“那就好。姬路这会儿正是满山红叶，美得很啊。”

这两个学仆是从万俵老家姬路来东京上大学的。为了避人耳目，身在东京公邸的万俵大介也对相子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大介听学仆讲完他不在时的电话联系事项以后，冲着相子问道：“前些日子托你办的二子的亲事，进行得顺利吗？”

“是啊，遵照您的指示，首先委婉地把五井地产公司安田经理夫人前些天提出的那一门推掉了，又谈了谈我们方面的希望。”

“那么，请你马上汇报！”大介的口吻始终都象在对孩子的家庭教师说的。走进客厅，相子就在隔桌的末席上坐下。

“我们所希望的，大体上有了眉目吗？”

“有点眉目。现在正托人按着我们的要求去牵线。是佐桥总理大臣的亲戚，年龄相近，其他条件也合适。前些日子我到茅崎，不仅是为了谢绝五井地产公司安田经理夫人的作伐，也是为了这件事去的。因为总理夫人的堂姐妹也上安田夫人

的高尔夫俱乐部，所以我要求一起去，好认识认识。”

“这倒也是。事情进展很快，真是再好不过了。那么，往后的事要更顺当地进行下去，还得靠你啦！”大介说了这话后，立即站起来。“那么，该休息了，你辛苦啦……”

大介提高声音，有意让学仆和管理人夫妇听见，然后用眼睛示意相子，悄悄说了声“过一会儿……”，就赶忙上二楼寝室去了。

各个房间的灯光都熄灭了，廊道上的灯也昏暗下来。宅邸里鸦雀无声。万俵的寝室门打开了，身穿西服的相子走了进来。她脸上泛起了红潮。相隔了一周，现在快要被大介拥抱，她很兴奋，利索地脱下衣服，上了大介的床。

“你总是表演得很出色。这么一来，学仆们就完全被蒙在鼓里啦，嘿嘿嘿。”相子觉得很滑稽，笑了起来。

“相子，你的演技不也很高超吗？二子的亲事真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顺利吗？”大介把相子搂近身旁。

“嗯，当然是真的。事情是这样：前些日子，我听说总理夫人有个侄子正是结婚年龄，就想通过美马找原总理秘书官、现任银行课长井床联系。我上次去茅崎，就请了美马陪我一一道去，让美马也认识认识总理夫人的堂姐妹，她是位热心的外交官夫人呢。”

“什么？你和美马一道去的？”大介停住抚着相子的手。

“是啊，他陪着我，我就胆壮了。首先，不管怎么说，我在外边不能超越万俵家女管家这个身份呀。在这一点上，美马是您的大女婿，潇洒英俊，又善于应酬这些夫人，一道去挺合适的呀！”

相子说着，想起了高个子美马那种应酬女人的巧妙手段：他以优美的姿势挥舞着高尔夫球杆，不时用时髦的俏皮话逗引夫人们发笑，甚至使她们赞叹不已。大介却斤斤计较先前在金田中的宴席上不见美马谈起去茅崎的事。

“原来如此。美马这个人干那种事倒也是大有用场啊！不过，堂堂一个大藏省官员，尽管是星期天，混在夫人堆里陪着她们玩高尔夫球，不觉得难为情吗？”

“哟，您说什么呀？多亏美马，才把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呢。而且，这也是为了二子啊！”

“是吗，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二子的亲事？他……”

大介忆起长女一子嫁给美马不到半年就气得跑回娘家来的事。因为美马仍同婚前有来往的女人继续鬼混。这样一个风流潇洒的美马，同风情正盛、体态丰盈的相子在一起，越发引起大介内心的猜疑。他忽地想起亡父同宁子的事来。这两种猜疑重叠在一起，掠过了大介的心头。真无聊！大介摇了摇头。

“咱们已经一个星期不在一起啦！”大介粗野地一手把相子搂了过来，从脖子吻到丰满的胸脯。眼下相子那丰盈的身体被汗珠濡湿了，她压低声音喘着粗气。大介一边随心所欲地爱抚着相子一边在她耳边窃窃私语：“相子，咱们俩这种事……可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明白吗？”

相子曲着身子问：“为什么……现在还……”

“没，没什么……只不过……提醒你一下罢了……”

大介说着，沉浸在香艳逸事之中，又想起跟永田大臣谈话时提到的第三银行濑川副总经理姘头的事。他觉得濑川是

个笨蛋。世上既有象自己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把相子置在身边，让她摆出女管家样子，始终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怀疑；可也有象濑川那样的笨蛋，勾上了新桥的女侍，被股东会把头敲诈了一笔非法贷款。银行家掌管着别人的钱财，显然有自己和他人之别，从而有严格的准则。这些准则往往压抑、委屈人们的自然欲望，有时又给人们带来隐花植物一般忧郁、苦闷的欲念。然而，有的银行家可以用万无一失的办法去对付它，绝不为人所知。自己以往这十几年，还有今后的岁月，得谨小慎微，绝不能让外人对自己的私生活产生丝毫的怀疑，要始终给人留下冷静、庄重而又公正的总经理的印象。大介紧紧抱住相子的身子，嗓子眼里发出了很玄妙的微笑声。

第二天早晨九点十分，大介的汽车开到了面对马场先护城河的阪神银行东京分行。

“总经理，您早！”

秘书在大门口迎候，他在电梯里向大介报告了当天的日程。大介频频点头，可是脑子里装满了昨晚同永田大臣的谈话内容。

他下了电梯，刚迈进尽头的总经理室，芥川早就在那里等候似的，也走进了总经理室。

“昨晚您同大臣谈得怎么样？”

“昨晚会谈，事情可大啦，第三银行非法贷款，背后牵涉到‘镰仓的那个人’呐。”

大介这么一说，芥川顿时讲不出话来。“镰仓的那个人”，